後漢紀/卷2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四 ◄

後漢紀
卷二十五　孝靈皇帝紀下

► 卷二十六

中（和）〔平〕二年春二月丁卯，故太尉劉寬薨，贈車騎將軍，謚曰（郡）〔昭〕烈侯。寬字文饒，弘農華陰人也。少好學，博通群書。稍遷東海、南陽太守，遇民如子，口無惡言，吏民有罪，以蒲鞭鞭之，示恥辱而已。其善政歸之於下，有不善輒自克責，庶民愛敬之。好與諸生論議，行縣使三老、學生自隨到亭傳，輒復講論，教化流行，不嚴而治。嘗有客遣奴酤酒，久而不還，及其還也，客不堪之，罵詈曰：「畜產。」寬須臾遣人視之，曰：「此人也，罵言畜產，恐其自殺。」夫人欲試寬一恚，伺當朝會，裝嚴已訖，使婢奉肉羹一盂。寬手未得持，放羹衣上，婢急收羹，寬言：「徐徐！羹爛汝乎？」其寬裕如此，內外稱為長者，上深悼之。〈【袁宏曰：在溢則激，處平則恬，水之性也。急之則擾，緩之則靜，民之情也。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，故無衝激之患；善治人者雖不為盜，終歸刻薄矣。以民心為治者，下雖不時整，終歸敦厚矣。老子曰：「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」故以智治國，國之賊也。】〉羌、胡寇三輔，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。己酉，南宮雲臺災。庚戌，樂城門災，延及北闕嘉德殿、和歡殿。本誌曰：「雲臺者，乃周家之所造也，圖書珍寶之所藏。《京房易傳》曰：『君不思道，厥妖火燒宮。』天戒若曰，刑濫賞淫，何以舊典為？故焚其秘府也。」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宮室，州縣送材及石，貴戚緣賤買入己，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，宮室連年不成，天下騷擾，起為盜賊。司徒袁隗久病罷。三月，廷尉崔烈為司徒。邊章、韓遂寇三輔，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。於是關、隴擾攘，發役不供。司徒崔烈欲棄涼州，議郎傅燮進曰：「斬司徒，天下乃安。」有司奏燮廷辱大臣。有詔問本意。對曰：「昔冒頓至逆也，樊噲為上將，云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，憤激奮勵，未失臣節也，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，季布猶廷斥曰『噲可斬』，前朝是之。今涼州天下之衝要，國家之蕃衛也。堯、舜時禹貢載之；

殷、周之世列為侯伯；高祖平海內，使酈商別定隴右；世宗拓境，列置四郡，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。今牧禦者失理，使一州叛逆，天下騷動，陛下不安寢食。烈為宰相，不念思所以緝之之策，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士，臣竊惑之。左衽之虜，得此地為患數世。今以勁士堅甲利兵，奸雄因之為亂，此社稷之深憂也。且無涼州，則三輔危，三輔危則京都薄矣。若烈不知憂之，是極弊也；知而欲棄，是不忠也；二者擇而處之，烈必有之。」遂從燮議，亦不罪烈。由是朝廷益重燮，每公卿缺，議輒歸燮。夏五月，太尉鄧盛久病罷，太僕張延為太尉。六月，以討張角功，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。秋七月，車騎將軍皇甫嵩征邊章、韓（約）〔遂〕，無功免。八月，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，討章、約。九月，特進臨晉侯楊賜為司空。冬十月，司空楊賜薨。策曰：「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，九德純備，三葉宰相，輔國以忠。昔朕初載受道帷幄，遂階成勳，以陟大猷。師範之功既昭於內，弼亮之勤亦著於外，雖受茅土，未答厥勳。哲人既沒，將誰諮度？朕甚悼焉。今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、司空、驃騎將軍印綬，謚曰文烈侯。」賜字子獻，篤志於學，閑居教授，不應州郡之命。辟梁冀府，非其好也，因謝病去。舉高第，稍遷越騎校尉、光祿大夫。靈帝初，與劉寬、張濟侍講於華德殿。

初，張角等誑耀百姓，天下惑之，繈負至者數十萬人。賜時居司徒，謂劉陶曰：「聞張角等黨輩熾盛，稍益滋蔓。今若下州郡捕討，恐驚動醜類，遂成反亂。今欲切敕刺史、二千石，采別流民，咸遣護送各歸本郡，以孤弱其黨。然後乃誅其渠帥，可不勞眾而定。何如？」陶曰：「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，廟勝之術也。」賜（眾）〔遂〕上書言之。會賜去位，事留中。後帝徙南宮，閱故事，得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，乃感悟。遂下詔曰：「大司馬楊賜，敦德允元，（中受）〔忠愛〕恭懿，親以尚書侍講，累評張角始謀，禍未彰，賜陳便宜，欲緩誅夷，令德既光，嘉謀怛然。詩不云乎，『無德不報，無言不讎』。故褒城君孔霸、故太尉黃瓊侍講先帝，並宜受茅土之封。」賜上言曰：「臣前與故太尉劉寬、司徒張濟並被侍講，俱受三事；張角謀亂，又共陳便宜。而獨蒙師傅之澤，茅土之祚，而寬、濟不蒙雲雨之潤，乞減賜戶以封寬、濟。」上雖不聽，嘉其至誠，乃封寬為遂鄉侯，濟子根為蔡陽侯。賜子彪忠厚有孝行，復纂其家業。光祿勳許相為司空。十一月，張溫、董卓擊張約，破之。約走金城。是歲，於後園造萬金堂，以為私藏門，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；又還河間置田業，起第觀。上本侯家，居貧即位，常曰桓帝不能作家，曾無私錢，故為私藏，復寄小黃門常侍家錢至數千萬。由是中官專朝，奢僭無度，各起第宅，擬（則）〔製〕宮室。上嘗登永安樂侯臺，黃門常侍惡其登高，望見居處樓殿，乃使左右諫曰：「天子不當登高，登高則百姓虛。」自是之後，遂不敢復登臺榭。

三年春二月，太尉張延久病罷。庚戌，大赦天下。三月，車騎將軍張溫為太尉。夏五月壬辰晦，日有蝕之。詔公卿舉直言。

四年春正月己卯，大赦天下。二月，滎陽盜賊起，三月，河南尹何苗擊破之。以苗為車騎將軍，封濟陽侯。夏，狄道人王國反。自黃巾之後，盜賊群起，殺刺史、二千石者往往而是。夏四月，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，司徒崔烈為太尉。五月，司空許相為司徒，光祿勳丁宮為司空。秋九月，大長秋趙忠為車騎將軍，執金吾甄舉為太僕，因謂忠曰：「傅南容有古人之節，前在軍有功不封，天下失望。今將軍當其任，宜進賢理枉，以副眾望。」忠納其言，遣弟延齎書致殷勤曰：「南容少答我常侍，萬戶侯不足得也。」燮正色拒之曰：「遇與不遇，命也；有功不論，時也。傅燮豈無功而求私賞哉？」遂不答其書。忠愈恨燮，然憚其高明，不敢害，出為漢陽太守。冬十月，零陵盜賊寇長沙，太守孫堅討破之，封堅為烏程侯。十一月，太尉崔烈久病罷，大司農曹嵩為太尉。是歲，漁陽人張純反。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，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，不聽，使涿令公孫瓚。純忿不得將，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：「烏桓數被徵發，死亡略盡，今不堪命，皆願作亂。國家作事如此，漢祚衰亡之徵。天下反覆率豎子，故若英雄起，則莫能禦。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為君，何如？」舉曰：「漢祚終訖，故當有待之者。吾安可以若是？」純曰：「王者網漏鹿走，則智多者得之，子勿憂也。」遂共率烏桓作亂，故人喜悅歸純，日十餘萬。

五年春正月丁酉，大赦天下。太尉曹嵩罷。二月，有星孛於紫宮。三月，少府樊陵為太尉。夏五月，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，敗績。初，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，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：「使君統政日淺，民未知化。孔子曰：『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』今率不教之民，越大隴之危，賊聞大軍將至，必萬人同心，其鋒難當也。萬一內變，悔何及也？不若息軍養德，明賞罰以教民戰。賊得寬容，必為我怯，群惡爭勢，其離可必。然後率已教之民，討離繅之賊，其功可立。今不為萬全之福，而就危敗之禍，不為使君取也。」鄙不從。臨陣，前鋒果敗，鄙為別駕所害。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。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，皆叩頭流涕，欲令燮棄郡歸鄉里。燮子幹進曰：「國家昏亂，賢人斥逐，大人以正不容於朝。今天下以叛，兵不足以守，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，欲令棄郡而歸。願大人計之，徐歸鄉里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。」言未終，燮歎曰：「汝知吾必死邪？蓋『聖達節，次守節』。且殷紂之暴，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，仲尼以為賢。今朝廷不甚殷紂，吾德不及伯夷，吾何行之乎？」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：「天下事已可知矣。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，下成伊、呂之勳。天下非復漢有，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師乎？」燮按劍叱之曰：「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，求利焉逃其難？且諸侯死社稷者，正也。」遂麾左右出戰，

臨陣而死。上甚悼惜之，策謚曰壯布侯。亦字南容，北地靈州人。身長八尺，嚴恪有志操威容，性剛直履正，不為權貴改節。六月丙寅，風大起折木，太尉樊陵策罷，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。秋八月，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，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，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，屯騎校尉鮑洪為下軍校尉，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。初，黃巾起，上留心戎事，碩壯健有武略，故親任之，使為元帥，典護諸將，大將軍已下皆令屬焉。九月，司徒許相策免，司空丁宮為司徒，光祿勳劉弘為司空，（特進）〔衛尉〕董（卓）〔重〕為驃騎將軍。己未，詔曰：「頃選舉失所，多非其人。儒法雜揉，學道浸微。處士荀爽、陳紀、鄭玄、韓融、李楷耽道樂古，志行高潔，清貧隱約，為眾所歸。其以爽等各補博士。」皆不至。融字元長，潁川人。博學不為章句，皆究通其義。屢徵聘，皆不起，晚乃拜河南尹，（時）〔曆〕鴻臚太僕卿。年七十餘，弟兄同居，閨庭怡怡，至於沒齒也。楷字公超，河南人。以至孝稱，棲遲山澤，學無不貫，徵聘皆不就。除平陵令，視事三日，復棄官隱居，學者隨之。所在城市華陰南土，遂有公超市。頻煩策命，就拜光祿大夫，固疾不起。乃命河南、弘農致玄纁束帛，欲必致之，楷終不屈。〈【袁宏曰：布衣韋帶，白首不仕者有矣；結髮纓冠，老而不退者有矣。此二途者，古今之所同也。久而安之，故無中立之地焉。語曰：「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，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。」往而不反則能執意，入而不出失之遠矣。古之為士，將以兼政，可則進，不可則止，量分受官，分極則身退矣。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。不仕則枯槁矣，遂仕則負累矣。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之間，不同心乎！】〉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，以為己佐。鄭玄稱疾不到，州郡迫脅，不得已，玄幅巾詣進，進設几杖之禮，一宿而退，莫知其所。初，申屠蟠隱於梁、碭之間，免於黨人之禍，亦為進所辟，逾年不至。進恨之，欲脅以威刑，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：「大將軍幕府初開，〔徵〕辟海內，並延英俊，雖有高名盛德，不獲異遇。至如先生，特加殊禮，優而不名，設几杖之坐，引領東望，日夜以冀，彌秋曆冬，經邁二載，深拒以疾，無惠然之顧。重令爰中郎（昭）〔曉〕暢殷勤，至於再三，而先生抗志彌高，所執益固。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，自以德薄，深用咎悔。仆竊論之，先生高則有餘，智則不足。當今西戎作亂，師旅在外，軍國異容，動有刑憲。今潁川荀爽輿病在道，北郡鄭玄北面受署。彼豈樂羈牽者哉，知時不可佚豫也。且昔人之隱，雖遭其時，猶放聲絕跡，巢棲茹薇；其不遇也，則裸身大笑，被髮狂歌。今先生處平壤，遊人間，吟典籍，襲衣裳，行與昔人謬，而欲蹈其跡，擬其事，不亦難乎！仆願先生優遊俯仰，貴處可否之間。孔氏可師，何必首陽。備托臭味，庶同休戚，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。」蟠不答其書，亦無懼色。蟠字子龍，陳留外黃人。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讎，殺夫之從母兄，姑怒執玉送吏。時縣令梁配將斷其獄，蟠年十五，自精舍詣縣，奏記曰：「伏聞大女侯玉為父報讎，獄鞫以法，不勝感悼己情，敢陳所聞。昔太原周黨感春秋之義，辭師復讎，當時論者猶高其節。況玉女弱，內無同生之謀，外

無交遊之助，直推父子之情，手（刀）〔刃〕莫大之讎。當時聞之，人無勇怯，莫不張膽增氣，輕身重義，攘臂高談，稱羨其美。今聞玉幽執牢檻，罪名已定，皆心低意阻，惆悵悲歎。蟠以玉之節義，歷代未有，足以感無恥之孫，激忍辱之子。若其在昔，尚當旌閭表墓，以顯後嗣。況事在清聽，不加以義！」於是縣令具以狀聞，得減死一等。蟠學無常師，博覽無不通。初在太學，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，托蟠致喪，蟠即自負其屍，遂致濟陰。道遇司隸從事，嘉幡志義，潛其負重，為封過所傳，蟠不受，投地而去。舉有司，公車徵，諸所聘禮皆不就。董卓初徵天下賢儁，皆起家登宰相。蟠得徵書，時人皆勸之行，蟠笑而不答。居無何，而王室大亂。蟠年七十餘，以壽終。十月甲子，上觀耀兵於平樂觀。先是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，流血兩宮。或說何進曰：「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，以示四方。」進以為然。乃言於上，（太）〔大〕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，天子親擐甲冑，臨軍三匝。既罷，以兵屬大將軍進。初，漢陽太守蓋勳著績西州，知耿鄙之必敗也，自免歸家。於是徵為武都太守。詔大將軍何進、上軍校尉蹇碩為勳祖道，京師榮之。未至武都，徵為討虜校尉。上問勳曰： 「天下何以反？」勳對曰：「幸臣子弟擾之使然。」時碩子弟尤甚，天子顧而問碩，碩不能對。帝又謂勳曰：「吾以陳師於平樂觀，多出中藏以餌戰士，何如？」勳曰：「臣聞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，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，不足以昭果毅，祇足以瀆威武耳。」帝曰：「善。恨見卿晚，群臣初無是言也。」勳與劉虞、袁紹等並典禁軍，勳謂虞、紹曰：「吾見上，上甚聰明，但擁於左右耳。勇力誅嬖幸，然後徵拔英俊，以興漢室，功遂身退，豈不快邪！」虞、紹亦有宿謀，因共相結未發，而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。帝方倚勳，欲親近之，而碩等心憚，並勸帝從溫議，遂拜京兆尹。小黃門高望，皇子〔辯之〕愛（之辯）臣也。因碩屬望子於勳，欲以為孝廉，勳不肯。或謂勳曰：「皇子副主也，望其保也，碩帝之寵臣也，三怨成府，豈可救也？」 勳曰：「選賢所以報國也。非賢不舉，雖死可悔乎！」是時王國眾十餘萬，三輔震〔動〕，勳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輔。每有密事，帝呼詔問勳。勳雖身在外，甚見信重。乃著琴詩十二章奏之，帝善焉，數加賞賜。十二月，左將軍皇甫嵩、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，討王國。

六年春正月，王國攻陳倉，董卓將救之，謂（王）〔皇〕甫嵩曰：「智者不後時，勇者不留決。速救則城全，不救則城滅，復何疑哉？」嵩曰：「不然。善用兵者，全軍為上，破軍次之，百戰百勝，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。上兵伐謀，故見可而進，知難而退，故速戰為下。是以先為不可勝，以待敵之可勝。不可勝在我，可勝在彼。彼守不足，我攻有餘。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，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。陳倉雖小，城守備固，非九地之陷也。國兵雖攻我所不拔，非九天之勢也。夫勢非九天，攻者受害；陷非九地，守者不拔。國今已陷受害之地，而陳倉保不拔之城，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，將何救！」不從。

國圍陳倉八十餘日，城中堅守，竟不能拔，賊眾疲弊，果自解去。嵩欲進兵擊之。卓曰：「不可。兵法：『窮寇勿迫，歸眾勿追。』今我追國，是追歸眾，迫窮寇也。困獸猶鬥，蜂蠆有毒，況大眾乎！」嵩曰：「不然。前吾不擊，避其銳也。今而擊之，待其衰也。所擊疲墮，非歸眾也。國眾且走，莫有鬥志。以整擊亂，非窮寇也。」使卓為殿，嵩自與國戰，大破斬之。由是卓恨嵩，陰與嵩有隙。徵卓為少府，卓不肯就，上書輒行前將軍事。既而以卓為并州牧，以兵屬皇甫嵩。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。嵩從子邏諫嵩曰： 「本朝失政，能安危定傾者，惟大人與卓耳。今怨隙已結，二人不俱存。先人之言，兵家所重。卓被詔當放兵，而諷將士上書自請，此逆命也。彼度京師政亂，故敢躊躇，此懷奸也。二者刑所不赦，卓凶虐無親，將士不附。公為元帥，仗國威以討之，上顯忠義，下除奸凶，此桓、文之舉也。」嵩曰：「專命亦罪也。不如顯奏，使朝廷裁之。」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，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。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，欲進在外，因而間之。乃與常侍通謀說上，使進征邊章、韓約。帝從之，賜進戎車百乘，虎賁斧鉞。進亦知其謀，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、兗兵，以稽其行。三月己丑，光祿劉虞為司馬，領幽州牧，〔擊〕張純。虞使公孫瓚擊純，大戰破之。純客王政斬純首降。封虞為襄賁侯，瓚為都亭侯，並鎮北邊。夏四月，太尉馬日磾罷。丙午朔，日有蝕之。丙辰，帝崩於嘉德殿。時蹇碩在省中，欲誅大將軍何進，使人迎進，欲與計事。進即駕往，司馬潘隱出迎進，因而（逆）〔目〕之。進馳去，屯百郡邸，稱疾不入。戊午，皇子辯即帝位，太后臨朝，大赦天下。封皇弟協為渤海王。初，帝數失皇子，何太后生皇子辯，養於史道人家，故號為史侯。王貴人生皇子協，養於董太后宮，號為董侯。初，大臣請立太子，〔帝以〕辯輕佻無威儀，不可以為宗廟主。然何后有寵，大將軍進權重，故久而不決。帝將崩，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。協疏幼少，在喪哀感，百官見者為之感慟。壬戌，詔曰： 「朕以眇身，君王海內，夙夜憂懼，靡知所濟。夫天、地、人道，其用在三，必須輔佐以昭其功。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，奕世忠恪，今以隗為太傅，錄尚書事。朕且諒闇，委成群后，各率其職，稱朕意焉。」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，二舅好修虛名，無股肱之才，懼不能安社稷也，欲誅進等，立渤海王，與常侍趙忠、宋典書曰：「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，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內官。以碩有兵，尚且沈吟。觀其旨趣，必先誅碩，次及諸君。今欲除私仇以輔公家。是時上新崩，大行在前殿，左右悲哀，念在送終。碩雖用有謀策，其事未可知也。」忠、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，進誘諸常侍共誅碩。或曰：「碩先帝所置，所嘗倚仗，不可誅。」中常侍郭脈與進同郡，素養育進，子弟遇之，曰：「進我所成就，豈有異乎？可卒聽之。」庚午，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，兵皆屬進。中軍校尉袁紹說進曰：「黃門常侍秉權日久，永樂太后與之通謀，禍將至矣。將軍宜立大計，為天下除患。」於是進、紹謀共圖中官。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，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、荀攸、何顒等（上）〔與〕同腹心。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，中

官協重以為黨助，永樂亦欲與政事，何后不聽。永樂后怒曰：「汝怙大將軍邪？敕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！」何后聞之，以告進。五月，進與三公奏：「故事，蕃后不同居京師，請永樂宮還（太）〔故〕國。」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。永樂后怖，暴崩。眾以為何后殺之。紹復說進曰：「前竇氏之敗，但坐語言漏泄，以五營兵士故也。五營皆畏中官，而竇后反用之，兵皆叛走，自取破滅。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，二府並領勁兵，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，樂盡死力，事在掌握，天讚之時也。功著名顯，垂之後世，雖周之申伯，何足道哉！」進言之太后。太后曰：「中官領禁兵，自漢家故事，不可廢也。且先帝新棄天下，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？」進承太后意，但欲誅其放縱者。紹以中官近至尊，今不廢滅，後益大患。初，進寒賤，依諸中官得貴幸，內嘗感之，而外好大名，復欲從紹等，計久不能決。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：「始從南陽來，依內宮以致富貴。國家亦不容易，深思之，覆水不可收，悔常在後。」進入復言於太后曰：「大將軍專欲誅左右，以擅朝權。」太后疑焉。紹聞之懼，復說進曰：「形勢已露，將軍何不早決？事久變生，復為竇氏矣！」於是進以紹為司隸校尉，王允為河南尹。乃召武猛都尉丁原、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。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，且董卓凶（捍）〔悍〕而有精兵，必不可制。進不從。原將數千人寇河內，燒宮府及居人，以誅中官為言，太后猶未寤。六月辛酉，葬孝（陵）〔靈〕皇帝於文陵。秋七月，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。董卓到澠池，上書曰：「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，汩亂海內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，以逐君側之惡。（以）〔乃〕鳴鍾鼓，以如洛陽。」進謂諸黃門曰：「天下匈匈，正患諸君耳。今董卓欲至，諸君何不各就國？」於是黃門各就裏舍。是時進謀頗泄，諸黃門皆懼而思變。張讓子婦，太后之娣也。讓叩頭向子婦曰：「老臣得罪，當與新婦俱歸私門。惟受恩累世，今當離宮殿，情懷戀戀，頤一復入直，得暫奉望太后、陛下顏色，然後退就溝壑，死且不恨！」讓子婦言於舞陽君，入白，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。八月庚寅，太白犯心星。戊辰，大將軍何進白太后，將決其事，謀欲盡誅諸常侍，選三署郎補其處。中常侍張讓、段珪相謂曰：「大將軍常稱疾，不臨喪葬，今忽入省，此意何為？竇氏意復起邪？」使侍者聽之，具聞進言，出坐省戶下，讓謂進曰：「天下憤憤，亦非獨我曹也。又先帝嘗與太后不快，幾至成敗，我曹泣涕救解，各出家財且千萬，共為禮和悅上意，但欲托門戶於卿耳。今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，不亦太甚乎？卿言省內濁穢，公卿已下，忠清為誰乎？」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。珪、讓偽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，故司空許相為河南尹。尚書得詔疑焉，請大將軍出議之。中黃門以進首與尚書，曰：「何進謀反，以伏誅。」進部曲將吳匡將兵在外，聞進被誅，欲將兵入，宮門閉。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，欲以迫出珪等。珪等不出，持太后、天子、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。苗聞進死，陳兵朱雀闕下。進、苗素不相友善，進死，匡恐為苗所害，乃言曰：「大將軍欲誅諸常侍，車騎不欲。今大將軍死，車騎在，殺大將軍者，即

車騎也，吏士能為大將軍復讎也？」進遇吏兵素有恩，皆涕泣曰：「願致死！」匡乃唼血為誓，引兵攻苗，戰於闕下。兵破，斬苗首。於是司隸校尉袁紹斬偽司隸校尉樊陵、河南尹許相，勒兵捕諸中官，無少長皆誅之，死者二千餘人。引兵入宮，珪等迫急，復將天子、陳留王夜至小平津，六璽不自隨。是時宮中亂，百官無從者，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。會尚書盧植至，按劍責珪，珪等涕泣謝罪，又追兵至，珪等白上曰：「臣等死，天下大亂矣。」乃自投於河。辛未，帝還宮，公卿百姓迎於道。并州牧董卓適至，聞帝在外，單騎迎於北芒上。卓與帝言，不能對；與陳留王言，及禍亂之事。卓以王賢，有廢立之意。是日，幸崇德殿，大赦天下，得六璽，失傳國璽。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氏，拜執金吾。何進兄弟既死，其部曲無所屬，皆歸卓。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並其眾，京師兵權惟卓為盛。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，亦適至。信謂紹曰：「卓擁強兵，有異志，今不早圖，將為所制。及初至疲勞，襲之可擒也。」紹畏卓，不敢發，信遂還鄉里。六月，雨，至於九月乃止。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廳宮、司空劉弘，卓代為司徒，假節鉞虎賁。癸酉，卓謂司隸校尉袁紹曰：「人主宜立賢明，天下豈有常！每念靈帝，使人憤毒。今當立董侯，不知能勝史侯否為當？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。」紹曰：「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。若明公違禮，任意廢嫡立庶，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。」卓叱紹曰：「豎子！天下事豈不在我？我欲為之，誰敢不從！」紹橫刀長揖曰：「天下健者，豈唯董公！」既出，遂奔冀州。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，隗報如議。九月甲戌，卓大會群臣於崇德殿，卓曰：「大者天地，其次君臣，所以為治也。今皇帝闇弱，不可奉宗廟，為天下主。今欲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立陳留王，何如？」公卿已下皆惶恐，不敢對。盧植〔對曰〕：「按《尚書》：太甲既立不明，伊尹放之桐宮。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，罪過千條，是以霍光廢之。今上富於春秋，行未有失，此〔非〕前事之比也。」卓大怒，欲誅植。議郎彭伯諫曰：「盧尚書海內大儒，天下之望也。今先害之，恐天下震怖。」卓乃止。是日，卓脅太后與群臣廢帝為弘農王。讀策，太后流涕，羣臣莫敢言。丁宮曰：「天禍漢室，喪亂弘多。昔際仲廢忽立突，《春秋》善之。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，誠合天心，請稱萬歲。」太傅袁隗解帝璽綬，立陳留王為皇帝，年九歲。太后遷於永安宮。〈【袁宏曰：丁宮可謂非人矣，以為雖遇伊尹之事，猶將涕泣而從之，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讚其惡？夫仁義者，人心之所有也。濃薄不同，故有至與不至焉。當其至者，在君親之難，若身首之相衛也。其不至者，猶有兒女之愛焉。無情於斯者，不得豫夫人倫矣。】〉盧植稱病而退，從近關出。卓遣人殺之，不及。隱於上穀，數年後疾卒。植字子幹，涿人也。師事扶風馬融，與北海鄭玄友善，所學不守章句，皆研精其旨。身長八尺二寸，剛毅多大節，常喟然有濟世之志，不苟合取容，言論切直，不好文辭，飲酒至一石而不亂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，植侍坐數年，目未嘗一眄，融以是尤敬異之。學終辭歸，闔門教授，不應州郡之命。建寧中，徵為博士，補九江、廬江太守，為政務在清

淨，弘大體而已。病去官，徵拜議郎，與蔡邕、楊彪等並在東觀，補續漢紀。植將終，敕其子斂（其）〔具〕單衣，葬以土穴。其子從之。丙子，太后何氏崩，董卓殺之也。乙酉，司空董卓為太尉。丙申，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，豫州牧黃琬為司徒。冬十（一）月乙巳，葬靈思何皇后。白波賊寇河東。十〔一〕月，太尉董卓為相國，爵卓母為池陽君，司徒黃琬為太尉，司空楊彪為司徒，光祿勳荀爽為司空。卓雖無道，而外以禮賢為名，黃琬、荀爽之舉，從民望也。又任侍中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，沙汰穢惡，顯拔幽滯，於是以尚書韓馥為冀州，侍中劉岱為兗州，陳留孔胄為豫州，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，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。初，卓將兵東也，京兆尹蓋勳曰：「貪人敗類，京師其必有變。」乃為之備。及卓廢帝，勳與卓書曰： 「昔伊尹、霍光權以立功，人猶寒心，足下小醜，何以堪之？賀者在門，吊者在廬，可不慎哉！」卓得書，甚憚之。時皇甫嵩尚三萬餘人在扶風。勳乃密語嵩，欲討卓。卓亦深忌勳，使人安喻之，因徵勳為議郎。